

# 时间在静止中流逝

罗小玲

旧事

## 那年那夜排队记

宋才逢

1981年12月20日早晨8时许,我手握一叠拾元钞票,脑袋贴在售票窗口说:“请买两张48次到北京的卧铺票,22号或23号的都行。”窗口里的售票员答:“没有。这几天的卧铺票给外地来株的一个团体包了,北京方向的特快,直快,一张也没有。”顿时,我的头就大了。

19日下午,写诗的冯老师从北区来田心小厂找我,请我帮忙买两张到北京的卧铺票,并指定要22号或23号的48次特快,他将带妻子上京城看病,那边熟人约好了25号协和医院见,同时预支我150元。跟他学写诗的我,满口应诺,因买过去南宁的卧铺票,只要肯消受排队的辛苦定能成。我随即向车间主任请了20日半天假。

晚饭后,我穿上军大衣,带上旧报纸和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,赶3路公交末班车直奔株洲火车站,准备熬它个通宵。

《东方红》乐曲后钟敲9点,400余平方米的售票厅内预售卧铺票的1号窗口前,我排第二。比我更早的男子排第一。我搭讪问他买哪里的票。他说上海。这下我悬着的心平穩落地,与他套近乎。他说他是东区一个小厂的采购员,去上海采购机床配件:我说我是田心一个小厂的钳工,帮老师买北京的票。几支烟工夫交集,我喊他郭哥,他叫我宋老弟。我递张旧报纸予他,他靠窗下短榻根坐着歇气。他说每天预售三天后的48次卧铺票2组6张,你为啥非买这趟车的不可?我说开车、到站都是上午,时间好。话毕,我读我的泰戈尔。

次日了,1点的时候,他起身说,我去上个厕所,然后对排在我们后面的七八个人笑道:各位,我排第一啊,我去方便方便就回。2点左右,我亦学他样朝队伍高声:各位师傅,我去解个“大手”,我排第二的啊。

售票厅外北风正紧,我步踏冬寒,由北附一楼售票厅,经过正楼、出站口、南附一楼行包房等,百多米长吧,倒腾了三个来回。乏味矣,到站前广场舒解烦躁。

广场外,南边的民族饭店、前街百货商店,没几盏灯亮着。北边的一溜民居漆黑,广场前的人民路上,没几个路人。对面的株洲饭店,倒是有的窗户多些,建设路上偶有大货车驶过,远处侧倚湘江的一医院,大门口有人进出。

广场上,散乱停放七八辆送客或接客的单位小车。远瞧车站大楼那楼顶上的“株洲站”三个大字,我知道是左重庆的书法。那15个长方玻璃上居中的大方钟,钟面十几个平方米,誉称“株洲第一钟”,这不,它的《东方红》和“铛铛”的声音,正声送四方。楼里的灯依旧亮堂,每次出差间都到它里面呆过,万多平方米的面积,大厅宽敞,各项设施齐全。一、二楼各设两个东西南北方向的候车室,一楼旅客进站直抵1站台,二楼旅客进站过天桥去2至4站台。1站台到站旅客直达出站口,2至4站台的到站旅客须经地下通道出站。站里的广播指挥,将列车的进站传达予每一位旅客。株洲站到底是铁路枢纽上的特等站,每天的列车有三四十趟,集结人数三千多人次哩。

返去售票厅死守。6点多,郭哥说你排着我吃点东西。待他转来挤到第一位置时,二十几人的队尾一汉子大吼喂,那个男的,后面排队,别不识相!郭哥扬手招架:我昨晚8点来的排第一,他指指我身后的人说,他们可以证明。那汉子不允上来要拽扯郭哥,我仗年轻气盛与之推搡对骂。十几个窗口前排队的目光扭向我们……

沮丧哟,售票厅门口,已买到上海卧铺票的郭哥问我怎么办,我无语。郭哥建议我去退票窗口捡漏碰碰运气。

无奈下,嘈杂鼎沸中我躬亲2号窗口旁,上来一人便问有没有北京卧铺票退。快12点了,就在我欲打道回府的时候,突然一男子匆匆近前问我23日的硬卧,48次,3号车厢7组,一上铺一下铺,要就两张全要,150元不找零?我连忙抢过他手里的票,把大拇指般的硬纸板票正反核实妥,付他票款说你数数,谢谢喂!他说不用谢,你还替我省了退票费的。

啊,归家的公汽上,我的欢喜跟着《飞鸟集》的鸟,腾飞……

## 礼物

黄明

十几年前,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,奶奶还是个七十多岁、精神矍铄的老太太,我依然还能收到她送的新年礼物——手工棉鞋。

新年礼物并非要等到过年才“新鲜出炉”,可能早前就做好了,但我们要等到过年才会拿出来穿。叔、伯的孩子加上我和姐姐,有五姊妹,要做出五双棉鞋,那可是个不小的工程。

从夏天开始,奶奶就会陆续做准备。老屋旁的围墙边有一丛野生的麻。小时的我并不是一个“雁过不留痕”的人,鸡毛笋、月季花苗嫩芽、茶片、吉勾子、芦苇花等,我常在上放学路上让它们变成我的食物或者带回来成为生活用品,再没收获,树叶和野草也能磨一把。我上学放学总是经过围墙,奶奶特地嘱咐,那是一丛麻,得留着,有大用处。留着就留着吧,反正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好玩的。

走过春天的雨水夏天的阳光,才留意到脚足了劲生长的麻突然间就变成了是一大丛。在某个黄昏里,奶奶把它们都收割回来,把那捆植物一根根清理、刮皮、抽麻、晾晒、搓揉,它们就变成了——一根根匀称坚韧的麻线。这是纳鞋底的料。

在那些有露有霜的日子,总能迎来大太阳。霜霜还没散尽,奶奶就会在老屋和新房构成一个角的坪里摆上两张长条凳,架上一张房门板,做成一张简单大气实用的工作桌。我们的鞋底在硬纸板上描一遍,剪刀跟着线条走一圈,硬纸板的鞋底样子就是奶奶做鞋底的模子。

房门板上整齐摆着鞋底模子、剪刀、针线盒、新白布旧碎布,一碗米粉糊糊和一些米饭。按着模子剪出两块鞋底的布,一块旧布跟模子一般大,一块新白布大出边缘。将米粉糊糊在两块布之间铺一层,小的套在大的上,外围的白布边缘包上来,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鞋底样子。等米粉糊糊一干,就硬邦邦的,成了奶奶叫的“壳子”。之后,按着模子一层层剪布,一层层往“壳子”上加,两层包一次边,用米饭当“胶水”,叠加到一两公分,就成了白净规整的鞋底。

纳鞋底是个技术活,也是力气活,最费时间。穿上麻线的粗针要穿越那一块厚厚的鞋底布,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奶奶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会藏一个顶针。她先用锥针在鞋底上钻一个小孔,锥针一抽,粗针的洞眼一头顶在顶针上,往前推,针头就拽着麻线按着锥针开的“路”挤过去。每走一针,都要使尽力气纳紧。每次收针后,奶奶都会将针尖在鬓角磨几下,实在很有画面感。从太阳下移到屋里,从屋檐下移到夕阳里,往往一个鞋底还没纳完。

相比纳鞋底,做鞋帮就轻松多了。好看的绒布,暖和的棉花,柔软的绒毛,奶奶精心一组合,固定到鞋底上,就变成了一双舒适美观的棉鞋。我小时候,为避免鞋子穿不稳,奶奶还要在我鞋跟上端别一根漂亮的带子,绑在脚腕上,好看又实用。

有很多年,过年我都是穿的奶奶做的棉鞋。手工棉鞋的鞋底是布,踩不得水。小孩子又总不听调排,往往等到鞋底湿了,又被大人强拉到火边,把脚架在火盆边上炕鞋底。脚一伸,就能看到一阵阵水汽在跳跃的火光下扭动,蹭蹭上窜,脚底看着看着就暖和了。很多年后,在火盆边烤棉鞋底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过年记忆。

如今,奶奶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,虽然依旧健康,但“奶奶牌”棉鞋却早已停产。儿孙没有沿袭到她的手艺,也只能用买来的棉鞋孝敬她。

那些年的新年礼物,从此成了永久的回忆。

隔离酒店位于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,自驾的话,距离市区有半个多小时车程。四周都是农田,我住的房间在背面,春光明媚的时候,可以看到阳光洒在农田里,傍晚时分,阳光会斜着照进屋内。春风从推窗的小缝泄进来,肆无忌惮,裹挟着泥土的芬芳。窗户的右边应该有很大一片油菜花,黄得耀眼,但贴着窗户只能看到一部分。

3月14日,是我被隔离的第五天。因为女儿从国外回来,她和我都被送到这边集中隔离了。再过几天,隔离满14天的女儿就要回家了。至于我,按照规定,还要挂几天。这一天,株洲确诊病例清零,湖南全省清零。新闻里报的是领导全力支持餐饮单位安全有序复工复产,朋友圈里晒的是戴着口罩在春日暖阳下“放风”的场景。而我,站在落地窗前看村民拆塑料大棚,一行又一行,本来掩得严严实实地面裸露在眼前,还啥也没种呀,定睛一看,有丁点绿色,就是些生命力顽强的植被吧。

这天早上,我第一次睡到8点才醒,前一天夜里,终于不会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,迷迷糊糊中体会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了。起来以后,拖地、抹灰、摊被子,一直以为被子和枕头是纯白色的,现在才注意到上面有羽毛的印花图案,飞扬的姿态,很是撩人。

煮开水泡咖啡,用的是女儿买的挂耳咖啡,呆呆地看热水一点点浸润着咖啡,缓缓地滴下去,热气腾上来,迷了我的眼。端着咖啡在房间里踱着步,手机小声道开着音乐,循环着放许巍的歌,“我像风一样自由”回荡在房间里。

其实音乐可以放很大声,不知道是不是隔音太好,这么多天,从没听过来自对面或隔壁房间的一点声音。入住告知书写得明明白白,不准走出房间,除了医护来量体温和送饭菜,再没听过走廊上有任何声音。刚开始几天,因为受不了这种静,我每天跟同事朋友和隔离在3楼的女儿视频很久,但也不能总聊,只能学着接受这份安静。将来,若有人跟我说这是体会孤独享受孤独,我应该会惹人吧,脱离自由的孤独真让人享受不了。

房间来回30步,我边走边在自己身上喷香水,仿佛下一刻就能打开门出去上班。从前我是闻不到身上的香水味的,这几天,天天都清晰地闻到了,从浓到淡,到香味渐渐消失。女儿说可能是乡村这边空气里杂乱的味道少,让我的鼻子变灵敏了。

枯坐着,翻微信,连发了几天同样的菜地

景,猜出我在隔离的人少之又少;由此可见,并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他人的生活状态,个人在社会群体中也真没有那么重要。

收到哥哥发来的信息,说是别干坐着,也要活动活动,微信运动上显示我只有46步。我有点羞赧。来这以后,我遇到的问题除了失去自由外,就是长肉。我由衷地感受到政府在抗疫中投入之巨大,中晚餐都是三菜一汤,牛肉、鸡肉、鱼肉等,没有重复的菜式,连汤每顿都是变化的,隔天还有蒿子粑粑,早上的牛奶是特仑苏,喝的水是农夫山泉。对我这种结婚几十年完全不会煮菜的主妇而言,这样的伙食堪称完美,眼看着两年的健身成果要泡汤,我只能晚上强迫自己运动至少40分钟,即使这样,也挡不住体重的上升。

老父亲这几天总给我打电话,以前都是我给他打电话。我担心自己23岁的女儿,82岁的父亲担心48岁的我。很明显,孩子再大妈妈都会操心。以他当兵多年的经历而言,隔离这个事情应该是极不美妙的,所以,他的问题总围绕吃得如何,睡得如何,以及有无洗澡之类。

刷完微信刷微博,女儿实习的法国确诊病例飙升,继意大利封国后,西班牙也封了,瑞典“放弃抵抗”,英国提出群体免疫,颇有优胜劣汰的意思。我相信各国都有自己的办法,发达国家用不着我们来操心。但想想,我国连90岁以上的重症都抢救,老外的某些观点还真真是匪夷所思。

国外新增病例越来越多,回国的人也越来越多,有朋友的孩子在国外未归,急得手足无措。我一面劝朋友放宽心,一面有些庆幸女儿的早早归来,也庆幸她那趟飞机无确诊病例。这段时间归国新增的病例网上清清楚楚,虽然无隐私可言,但同机的乘客至少能踏足。

这几天夜里很晚都有人进来,走廊里声音挺大,但大多是医护人员在说话,来隔离的人心情跟我们一样,谈不上不好,但肯定不是开心。夜里听到楼上有声响了,也就是说,我之前觉得太静是种错觉,只是株洲疫情控制得好,前几天隔离酒店的人少而已。

过了几天,我在窗前瞧见一直很清冷的乡村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公交车,看样子,村镇的交通也恢复了。国内的一切都在朝着正常有序发展。

每天来的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,我看不清他们的脸,待得愈久却愈觉得他们不容易。短时间内,他们无法离开这里。对隔离的我们而言,时间在静止中流逝,对他们而言,时间是在无尽的忙碌中流逝……



## 春到绿口

张盘龙

久雨初霁,阳光明媚。蛰伏家里,单位一个多月,心中稍感压抑。一早上,办公楼前的香樟树被阳光一照,嫩绿的新芽,立马灿烂起来。鸟儿在这里呼朋唤友,竟相高歌,似乎要把这昏睡的春天唤醒。周六值守完毕,我沿着绿水二桥,一步步向春天的深处走去。

绿水一桥、绿水二桥的相继开通,把绿口老城区向外拓展不少,原是隔江相望的城郊与株洲新区,瞬间变得生机勃勃。正在开发的新区,日新月异。是城市,亦是农村。开发区的高楼、工厂掩映在茂密的树丛中。一块块农田又紧紧挨着高楼、工厂。田间地头,老农高挽裤脚,轻摇手中的鞭子,吆喝着牲口,扶犁耕田。牛儿边吃着水草,边卖力向前。翻开的新土,散发着泥土芳香,慢慢向四周氤氲、扩散。堤坝内,油菜花一望无际,看到的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金黄。一只只小蜜蜂在花蕊上忙碌不停。堤坝外的景观区内,桃树红了,柳树绿了。小狗在刚刚返青的草坪上撒着

欢,一会儿翻筋斗,一会儿向前边做一个匍匐擒拿,一会儿后腿直立,前腿并拢作揖,惹得人们笑破了肚子。蹒跚学步的孩童,口中“啾啾呀呀”,在年轻父母的鼓励下,像醉汉一样,一歪一斜试探着向前迈开脚步,随即迎来一声声喝彩。三三两两的人们,在说笑中向远方走去。

夕阳西下,袅袅炊烟在农舍上飘起。水田内,久违的蛙声响起。路两边的草丛中,虫儿悠扬的小夜曲开始呢喃。华灯初上,河面上高楼多彩多姿的倒影,被一叶扁舟顷刻划破。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,慢慢向四周散开。这时,天空中布谷鸟吹响了向春天奋进的“集结号”!这“集结号”吹得人心旷神怡,精神倍增。是啊,农人们辛勤的脚步已带着我们向春天迈进。街上的行人渐次多了起来,一切都在有序恢复正常。什么都阻挡不了春天来临的脚步,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来到人间。我愿化作一捧春泥,醉倒在这春天的怀抱里!

## 神农风

### 春天的使者

唐臻科

#### 油菜花

时令变换的节拍  
催生万物苏醒的季节  
在春天的大幕下  
我的眼踪追随  
天地间那一片金黄

蝶舞飞花的天地间  
风儿追逐阳光  
散落满地的馨香  
那些暂露的新芽  
在春风中  
靓丽季节的身影

对春天的遐想  
思维定格方式  
源于大自然的精灵  
那万物升腾的景象  
幻化出金色的光芒

#### 飞翔的蜜蜂

总有一些梦想  
在忙碌的飞翔中  
诠释生命存在的理由

春天的季节  
拥有繁花似海的烂漫  
每一次飞翔  
洒满辛勤的汗水

湛蓝的天空下  
飞翔只是一种途径  
总有闪光的羽翼  
绽放出炫目的光彩

在无边的花海之中  
你忙碌的身影  
寻觅生命所需的养分

#### 春潮

春雨绵延时节  
有关小溪的源流  
在崇山峻岭之间  
蜿蜒盘曲源远流长  
那些长流不息的清泉  
在春花烂漫时节  
投入太多的梦想  
春波溅起的池塘  
总有一些微生物  
智慧新芽屹立世界  
呼风而起的沉雷  
在变换中  
宣告物种前行的进行曲

#### 飘落的梨花

我在阅读史料的空间  
一代君王的豪情意志  
隐舍历史的背影

文字诉说内涵的过往  
有关梨花飘落的传说  
从历史深处走来  
万物向阳的态势  
沉淀着时光流逝的背影

春燕踟躇大地  
满园梨花踟躇场景  
在春天的阳光下  
渲染尘世的时令

总有一些物外的景象  
在梨花凋落处  
聆听季节的节拍